

芬芳
一叶

鸿沟之上的彩虹

□林小森

实习结束后,依旧能在实习单位留下话题与气息的实习生是谁?恐怕只有实习老师有这种待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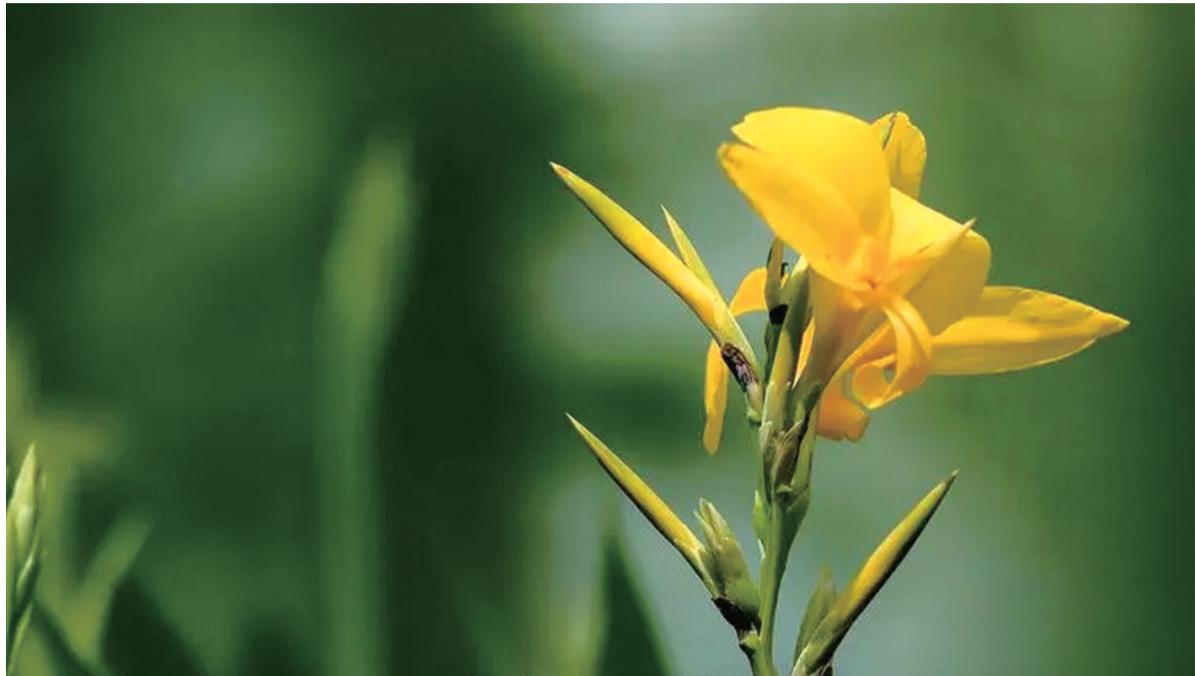
我第一次遇见实习老师时,还是一名初中生,当时完全不明白任课老师告诉学生,马上就有一波实习老师来袭时那满脸的忧心忡忡。我不免觉得老师们拿乔:实习老师来了之后,师傅们都不用上课了,每天100份作业也有人批改了,这相当于事情都由勤务兵干了,连长还有什么不满意的?

等实习老师一上讲台,我们这伙皮孩子就明白老师的忧愁从何而来。实习老师的风格可真是五花八门啊:整节课都在写板书,用屁股对着我们的;强装镇定天天瞄着窗外背教案,坚持给我们一个完美侧颜的;记不住学生姓名又觉得看学生座位表太LOW,一定要请“红毛衣同学”作答的。后来同学们摸准规律,既不肯穿红毛衣,也不敢梳高马尾,更不敢剪齐刘海,你以不实习老师就没辙了吗?他有辙——他在食堂里认识了本班男生何超越,就一个劲儿提问他。以至于后来全班同学见到何超越就笑:有锦鲤本尊坐着,你整节课都在梦游都没关系。

实习老师也是惨,他们的一点变化都会让我们窃窃私语:睡翘的发缕、过宽的齿缝、耀眼的腰带、雪白的尖领,还有不经意间露出的方言口音……课堂就像一个大马蜂窝,总是嘤嘤嗡嗡。不久,测验的成绩出来,主课老师们都急了,纷纷向班主任讨要早自习、午自习与自修课,我们不得不忍着瞌睡听自己的老师把内容再讲一遍。

我们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实习老师教生物。她利用午休时间,带我们去明城墙脚下,采集各式各样的蕨类植物,压在辞书或字典里制作标本;她还带了口碱粉和桂花树叶来,在实验课上教我们做叶脉书签。口碱溶液煮烂了树叶,用废弃的牙刷轻轻刷掉叶肉,露出纤毫毕现的叶脉来,染色并阴干后夹在书页中。这细腻如丝网的书签可以保存30年。生物系实习老师的到来,让我打开了新视野。我开始留心上学路上的不同树种,香樟、青枫、银杏、杨树、黄栌、三角梅,不是在留心它们的花开花落,叶色变迁,而是在留心它们的叶脉是否粗壮有力,鼓凸于平滑的叶肉之外是否适合做书签。这就做惯了护士的人,一看到人的手背,就在度量那上面的静脉是否好扎针。

我是一个后知后觉的人。很多年之后,才明白实习老师结束实习离开时,为何全班哭得那么厉害,女生哭,男生也哭。学生与老师是有鸿沟的,成长期的初中生与整个成人世界是有鸿沟的,这鸿沟蓝幽幽、冷飕飕,弥散着说不出的误会与对峙。而实习老师,他们既是学生,又是初出茅庐的老师,双重身份的构建让我们看到了架设在这鸿沟之上的彩虹。大家都知道彩虹很快就要消失,但唯其存在的时间短暂,你心里才为之预留了永恒的位置。

美人蕉影
柯甘志

教师的节日

□苏枕书

嘉庐君:

太久没有写信,如今秋天已经来了。昨天黄昏去花市,想寻盆菊、秋海棠之类,却都没有。店里应季的只有胡枝子和龙胆,桔梗和茉莉也还开着,让我觉得还能在夏天的气氛里再徘徊一阵。

从前在国内,九月是新学期开始,紧接着是教师节。我中学在母亲工作的学校念,那三年都和她一起住校,回想起来竟是二十年前的事了。那是一座镇上的中学,当年还没有“小镇做题家”之类的名词,生活安闲而愉快,也不以贫乏为艰苦。教师节当天,学校工会少不了安排活动,老师也会收到学生的卡片,母亲很快乐。我们住的宿舍是教学楼前的一长排旧平房,离大街不远,南侧紧邻医院,西面是一条长河,岸边夹种着桃树、水杉,春天也有可爱的景色。当年母亲很忙碌,很少有空做饭,早上在附近吃馄饨或汤包,午饭吃学校食堂,留一些晚上吃。周五晚上回祖父家,周日夜里回学校。祖父偶尔有事来镇上,会给我们带来现成的食物。

我们的娱乐很少,晚饭后有时在校内小卖部的阿姨家看会儿电视。那时在播动画片《西游记》,“白龙马,蹄儿朝西,驮着唐三藏,小跑三徒弟”,孩子们都喜欢。此外多数时候,都跟母亲在灯光笼罩的小方桌下对坐看书。图书馆库存非常有限,我和母亲连琼瑶的小说都大致看完了。母亲在这点上很宽容,对这类言情小说并未特别

警惕。自己要买书,只能去金沙的新华书店或者南通书城。在现当代文学书架,翻看了很多王安忆、苏童、毕飞宇的书。最沉迷高阳的《红楼梦断》系列,三联2001版,封面有山水画。在书店匆匆翻了《秣陵春》的一部分,想求母亲买。但四大册的定价,对当年的母亲来说是不小的支出,终究没好意思开口。直到高中时才买下,但后来已不觉得十分好,写的什么都记不清了。有时父亲会从北方邮寄整箱书回来,不知是他从哪家书店订购的。比如人民文学社的“名著译插图本”,真是豪华的礼物。母亲更希望我多看其中的西方名著,但我印象最深的是丰子恺译的《源氏物语》。那时你的文艺生活是怎样的?我则要到读大学之后,才发现自己从前读了这么多趣味平庸的书。

母亲退休已有好几年。在乡镇生源锐减的困境里,那所中学暂时还没有面临拆并的命运。因此每到教师节,母亲仍能收到工会的问候。但这个节日已不属于她,学校给退休教师安排的是重阳节。也是你问起来我才意识到,日本没有法定的教师节,只有民间的“教师节普及委员会”,努力宣传,试图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发起“世界教师日”(10月5日)定为日本的教师节。

近代以来,日本基础教育大兴,有许多师范学校。但如今,日本小中高教师人手不足,教师负担过重,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。原因是学生减少、

财源匮乏,地方学校无力正式聘用教师,过度依赖短期聘用的教师。短期聘用的教师待遇很低,不能保证长期工作。导致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当教师,候补人才不足,又加速了行业的恶性循环。时不时能看到新闻说,某地教师加班过多,身心难以支撑,把地方教委告上法庭。少子化、老龄化是日本社会的两大难题,昨天刚有新闻,日本今年上半年新生儿人数又创新低。教师的处境只会更艰难,看来更没有创设教师节的必要了。基础教育如此,高等教育的情况也不难想象。但我并不想叹息什么,“且过下去吧”。

前月收到友人译的武田百合子《日日杂记》,理想国做的小册,很称手,内容也清通,不知你有没有翻过?“公园西侧的树林里有几棵高大的刺槐树,无风,花却如雪片般落下。白色花瓣粘在路面。花蕊漂满了水洼。”“京都的街市铺展在下方,在密林那边若隐若现。瓦屋顶像聚集的鱼群。其间偶有几处闪着暗淡的光,是流淌的河。”日本仍有出版在世作家日记的风气,光影斑驳的碎金。很久没回北京,国内新出的书都赶不上读。网店有些书可以用转运寄来,邮费还算好,但时间很不确定。一直很想去《漫长的余生》,下单将近一月,仍无动静。远远落后于你们的阅读节奏,也是无法避免的了。先写到这里,盼你多来信,尤其想听故乡的事和你的近况。

松如
壬寅桂月初五

真实与谎言

□汤凯燕

我喜欢在朋友圈留下些碎碎念,有时疑惑,我自然是真诚的,别人也是,但我们的真诚中是否有着百分之百的完全?人类太习惯于掩饰、说谎,连我们自己都不敢确认一个完全的真实。

纪录片《荒岛余生》中的探险者,赤身裸体走向无人岛,挑战原始生活。他很快使用树叶为自己编了围裙遮羞,从而获得某种安全感。即使面对无知无觉的大自然,他也羞于袒露全部的自己。

没有谎言和秘密的世界会如何,

是否更好?美国奇幻剧《睡魔》第五集,一个老人痛恨人类谎言,借助红宝石魔力使咖啡馆内所有人吐出真言。人们撕破和善优雅深情的外衣,被欲望控制,在小空间内争夺吵闹自残,痛恨着别人,也痛恨着自己,演出了一场血雨腥风。

最后睡魔告诉老人,人类谎言背后是希望。希望做更好的自己。对自己说谎,以抵制内心兽的欲望。对别人说谎,使彼此保持良好的关系,避免

冲突。每个人克制住自己本能冲动,护住自己最敏感、最脆弱的神经,群体才得以共生。

人常常不得不用滤镜虚化了脸,不追究每一个坑、每一道纹、每一粒痣。美颜效果安抚着岁月中日益憔悴的心灵,骗人骗己,然而于世无害。有时谎言说着说着便成了真。每天对着镜子念:“我是世界上最美的人。”试试看,或许有一天真的拥有了岁月中最美的容颜。

心窗
片羽